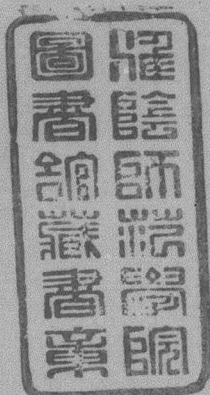


敦煌寫卷書法精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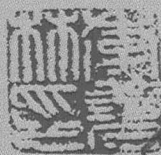
安徽美術出版社

41447



敦煌寫卷書法精選

季羨林署



200414471

扉頁題字：季羨林
供稿：鄭汝中
論文撰寫：趙聲良
說明文字：鄭汝中
後記：趙聲良
責任編輯：陳樂生
裝幀設計：傅強
封面畫：陳樂生

敦煌寫卷書法精選

安徽美術出版社出版

安徽省新華書店發行

安徽新華印刷廠印刷

開本八八九×一一九四 1/16 印張十三·五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九五年八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398-0350-9/J·344

定價 四十八元

今時五百万億諸梵天王與宮殿俱各以衣
 祇威諸天華共詣北方推尋是相見大通智
 勝如來震于道場菩提樹下坐師子座諸天
 龍王乾闥婆緊那摩睺羅伽人非人等恭
 敬圍繞及見十六王子請佛轉法輪時諸梵
 天王頭而礼佛繞百千匝即以天華而散佛
 上所散之華如須弥山并以供養佛菩提樹
 華供養已各以宮殿奉上彼佛而作是言唯
 見哀憐饒益我等所獻宮殿願垂納震今時
 諸梵天王即於佛前一心同聲以偈頌曰
 世尊甚難見破諸煩惱者過百三十劫今乃得一見
 諸飢渴眾生以法雨充滿昔所未曾觀无量智慧者
 如優曇波羅今日乃值遇我等諸宮殿蒙光嚴飾
 世尊大慈應唯願垂納受
 今時諸梵天王偈讚佛已各作是言唯願世
 尊轉於法輪令一切世間諸天魔梵沙門婆
 羅門皆獲安隱而得度脫時諸梵天王一心
 同聲以偈頌曰
 唯願天人尊轉无上法輪擊于大法鼓而吹大法螺
 普雨大法雨度无量眾生我等咸歸請當演深達音
 今時大通智勝如來默然許之西南方乃至
 下方亦復如是今時上方五百万億國土諸
 大梵王皆悉自觀所止宮殿光明熾曜皆所
 未有歡喜踴躍生希有心即各相詣共議此
 事以何因緣我等宮殿有斯光明而彼眾中
 有一大梵天王名曰尸棄為諸梵眾所敬

佛說大藥善巧方便經上

時有一人因向他方還來舊所在其城水池
 邊歇息於火袋中取匙而食忘不繫口餘食
 棄行時有毒蛇入於匙內其人既至不審觀
 察繫袋持歸於城門外路逢相師古言男子
 我觀汝面命在須臾其人問問不將為慮去
 之稍遲悔不微尋便作生念我今宜去先問
 大藥然後歸家欲多智藥能為我火并持赴
 袋至大藥所具陳其事大藥念曰豈非袋內
 有惡毒蛇故欲相師作如是語於眾人前即
 令置袋于地以杖攪開有大毒蛇從中而出
 張齧唯毒辭身而去諸人見已共歎希奇

上元唐高宗上元初春百歲能持六經
 是年富弄清之年蒼紫前
 懸之日相之月此陸
 日之靈瑞瑯記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敦研 0.32 唐 天寶十五年(公元 756 年)



說苑·反質篇

敦研 328 唐

敦煌寫卷書法鉤沉

鄭汝中

本世紀初，敦煌藏經洞遺書的發現，使全世界學者大為震驚，這些珍貴的文獻資料，對研究中國古代文化，提供了大量翔實、可靠的歷史信息。至本世紀末，研究者蜂起，中外學人對敦煌所出，數以萬計的經卷、文書，分門別類地展開了廣泛而又深入的探索，其範圍猶如一部百科全書，涉及到各種學科，各個方面。終而形成了當今所謂的「敦煌學」，這一為全世界矚目，熱門的文化課題。

衆所周知，藏經洞所出之遺書，均為古代先民手寫之墨跡，其數量之多，跨越年代之久遠，書體之多姿，筆法之變異，風格之奇巧，功力之深厚，令人嘆為觀止。可見古人在書法藝術上之造詣，睿智並不遜於今人。遺憾的是，「敦煌學」已經研究了近一個世紀，而對敦煌寫卷中書法藝術的研究還是個空白，除披露少數作品，有個別研究文章外，大量的寫卷內容還鮮為人知，仍然處於沉睡之中。為此，筆者在敦煌工作之餘，接觸了大量的寫卷，每覽都有拍案驚絕之感，覺得這是一個極待開發，刻不容緩的研究領域，首先應將其介紹出去，讓更多的有識之士參與研究，為此，筆者不揣淺陋，初步進行了探索，經過研究選擇，挑出一批可稱為精品的選樣，公之於衆。並對寫卷的形式特徵、寫卷的內容、歷史分期、書體衍變、史學及藝術特徵等諸方面的問題，略作歸納探討，望書法界同仁及讀者予以審正：

一、敦煌寫卷規格形式

繼秦漢簡牘記載文字的時代之後，從晉代開始，我國造紙業興起，社會上已廣泛地使用紙和毛筆書寫文字。最初，人們還不知道裝訂成冊，而是以寫本手卷形式；即將很多紙粘連成爲一長形橫幅，再用木軸捲起，故稱其爲「卷」，無論官署公文、寺院教牒、經書、民間書信、記事、經濟文書，都是用寫卷方法記錄文字。自南北朝以後，十多個世紀，這是中國書籍最主要的形式。敦煌藏的寫卷，大多亦是這種形式。

敦煌寫卷多爲毛筆書寫，充分地表現了各種書體的情趣，但也有部份寫卷爲硬筆書法，係當時民間創造，硬筆書法亦頗具風姿，更多見於少數民族文字。

寫卷之用墨，也甚講究，從大量寫卷墨跡來看，大多字跡尚烏黑光亮，未有漫漶褪色變質之虞，可見古代製墨之科技水平，並不遜於今日。寫卷除用墨書寫外，尚有用金銀粉末書寫者。也有虔誠的佛教徒，用自己的鮮血和墨寫經，足見其奉獻犧牲之苦心也。

寫卷的書寫格式，一般皆從右至左豎寫，少數例外，亦發現過從左至右橫寫的卷子，可見橫寫文字，古亦有之。

由於紙幅寬窄不同，字的大小不同，每行的字數，行距亦不同。寫卷為小楷形式，每字約在一釐米左右，最大也不超過兩釐米規範。寫經一般每行「一」個字，每張紙寫 88 行。也有一種稱為「細字」寫經，（中唐以後），每行有 80 字，行距甚緊密。早期寫卷紙幅較窄，愈後稍寬，一般寫卷紙幅約寬 $20-30$ 釐米左右。長約 $40-50$ 釐米左右。通常每紙規格約一尺左右。因之，古代信函有「尺牘」，或「尺素」之稱。為便於閱讀，使書寫行距整齊，美觀，有部份寫卷，在行距間，用墨筆或用鉛石豎格打綫，稱之為烏絲欄，用紅色劃綫，稱之為朱絲欄。也還有用金、銀粉劃綫者。

寫卷分段用紙寫好，為聯接成長卷，古人用一種有黏性的植物汁液黏接，黏力甚強，經久平整不會脫落，也誠為古人之巧妙發明。

隋唐之後，紙質明顯進步，民間寫卷，習慣「染以黃蘗，取其辟蠹」，即在紙上塗一種黃色的防蟲劑，也稱之「入潢紙」或在黃紙上再加臘研光，稱為「硬黃紙」，這種加工後的紙，質地堅硬，可防蟲蛀，防水，是民間寫卷的保護措施。

古時紙價昂貴，寺院用紙需向群眾募捐，和布匹一樣。有一個寫卷(P4640)反映出當時情況，裏時計量單位，布帛稱「匹」，而紙稱「帖」，猶如今日稱之為「刀」者，紙可分三類：細紙，粗紙與畫紙。寫卷所用之紙三類通用。

二、敦煌寫卷內容及時間

敦煌寫卷的內容十分廣泛，因為出於寺院，絕大多數屬於宗教性質的，主要是佛經，寺院的文件，或以寺院為中心的社會經濟文書。也有其他宗教的寫卷，如道教，景教等方面的材料，非佛教的寫卷約佔 5% ，但歷史價值極高。

總體分類，可以分為：宗教經典，儒學典籍，文學資料，史地資料，語言文字資料，民俗資料，社會經濟資料，及科技資料等。社會文書方面，包括當地官署的公文檔案，比較多的是歸義軍時期的牒狀等等。真可謂包羅萬象，儼然一個圖書館的藏書，這對研究古代社會、經濟、文化提供了最珍貴的的第一手資料。

藏經洞究竟有多少寫卷，尚不知確切的數字。僅就目前各方面材料匯集，粗略估計已經超過四萬件了，其中僅有三分之一存於我國，而絕大多數寫卷，則流落於國外。英、法、日、俄、德、南韓、印度、丹麥、瑞典、奧地利均有收藏。有些還在私人手中。流落國外大量的還是藏於英、法兩國，為斯坦因、伯希和所劫走。我國學者對此無不痛惜，認為：「敦煌者，我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敦煌寫卷的抄寫年代，最早有題記的寫卷為《大般涅槃經》，題有「永興二年二月七日」，為西晉時代所書（公元 305 年 3 月 21 日）。最晚的一個寫卷為《大般若波羅蜜多經》，題有「維大宋咸平五年，壬寅歲七月十五日」（公元 1002 年 8 月 25 日）。近聞蘇聯公佈，其所藏敦煌遺書目錄，第 229 號，為宋真宗景德三年（即公元 1006 年）。全部遺書，從時間、數量來看，還是隋唐、吐蕃、歸義軍時期寫本最多。

從最早到最晚的寫卷，其時間跨度為八個世紀，從書法史的角度看，這八個世紀，正是中國漢字發展最

關鍵的時期，這四萬多寫卷的作者，正是與兩晉南北朝的陸機、衛夫人、王羲之父子開始，以至隋唐的褚遂良、虞世南、歐陽詢、李世民、顏真卿、柳公權，五代的楊凝式，及至宋代蔡襄、蘇軾等名家，為先後之同時代人。

寫本中標有年代題記的近千卷，其餘大部份寫本未注書寫時間，必須從其他方面綜合考證。

三、敦煌寫卷書法內涵

前已述，敦煌寫卷內容包羅萬象，無所不及，但從書法藝術角度探索，亦有其豐富的內涵，目前只披露少數材料。尚有大量的還有待於識者發現和考證，猶如明珠埋於砂礫之中。筆者亦如大海撈針，在大量的墨跡中，僅得其一、二。現將有關書法之內涵，歸納介紹於斯，並舉偶如下：

(一) 敦煌寫經

所謂「寫經」，是佛教為弘布流通經典，用紙墨抄繕，進行宣傳的一種活動形式。敦煌寫經，包括經、律、論三大類，其中包括：經文、經目、注疏、釋文、贊文、陀羅尼、發願文、啓請文、懺悔文、祭文、僧傳等。而漢字寫經就佔80%。

藏經洞遺書中，寫經佔最大的比例，其確切數字尚不得知，據近年來國內外公佈的敦煌遺書編號及目錄估計，大約有32000多卷，約佔遺書總數的85%。全部寫經，有不同名目之佛經約400種。

三萬多件佛經的抄寫，確是一項十分壯觀，艱辛的工程。可以這樣推測：敦煌僅為我國西北邊陲的一個佛教據點，再說也不會有內地寺院的規模，竟也有如此繁浩之收藏，可想當年，全國寺院林立，佛教文化是多麼宏偉博強。但歲月悠悠，絕大多數寺院只存建築，而人物俱已消逝，文書更蕩然無存，然獨敦煌例外，歷代之積文弄紙終成後世之瑰寶。

寫經，是我國一種民間風俗。在一個漫長歷史時期，普遍在民間流行。它是以佛教的信仰崇拜為心理基礎，以寺院為集散中心的一種全社會投入的文化活動。先民們承先啓後，以最大的毅力，用抄寫佛經這種形式，來表示對佛門的皈依，表達自己對佛祖的虔誠和奉獻，對社會所盡的功德。因此，全社會各階層，無論官署、庶民、僧俗百姓，都投入這項活動，源源不斷地，將寫成的各種經卷匯集於寺院。

中古時代寺院所寫經典，繕寫或出自僧侶本人，或由經生代書，寫經人自己的署名稱謂，也頗多樣，如善男子、善女人、信士、信女、弟子、佛弟子、優婆夷等等。官方則更為嚴格，從宮廷至基層官署，有專職的寫經班子，設專職人員繕寫和監督。一般寺院則有經生、官經生、書手、楷書手、校書手、典經師等名稱，說明在當時，已有寫經這種專業人員和組織機構。

凡官寺之寫經，卷尾都有詳盡的抄寫情況，如抄寫年代，抄寫人姓名，用多少張紙，並注明抄寫班子職稱和署名，其名稱有：孔目官、裝潢手、初校手、再校手、三校手、詳閱、判官監制等，有的竟達十餘項名目之多。可見當時寫經之嚴肅和慎重，已經形成制度。

凡佛經均為恭正之楷書。只有注釋、講解和其他佛教寺院文書，可用行書或草書，而且時代愈晚，行草書體愈多。不同時期，寫經有不同的形態，其書寫格式、形制、書體的面貌也不相同，而且一直在發展和變革之中，在紙幅、邊框、字數、行距、書寫格式、校勘程序、署名方式、題記用語等，均具時代特徵。

傳統書學，稱寫經的書體為「經體」，「寫經體」，「經生體」。筆者之愚見：寫經是一種古代的書法形式，敦煌寫經是遺書中的一個內容，它本身并未形成書體。寫經的書體是隨着時代的發展，變化中的書體。其實，寫經的書體五花八門，甚麼式樣的都有，並沒有一個固定的類型，也並非一種專用的書體。因此，敦煌寫經，準確的說，它是各個時期，社會上流行的多種風格，是從隸到楷，衍變過程中，形形色色的楷書體。

(二)寫卷中之拓本

寫卷中藏有古拓本三件：歐陽詢書《化度寺邕禪師塔銘》(P4510)。為唐李百藥撰文，正書，貞觀五年(631年)，於長安終南山佛寺所鑄。此碑早不復存，敦煌寫卷中為唐拓殘本，僅存十二頁，現藏巴黎國立圖書館，開頭兩頁，共八行，另外八頁藏在大英博物館。此拓本雖殘泐，文義不接，但筆力道勁，法度森嚴，於腴潤之中見其峭峻，有清逸之風神與俊秀之骨格。歐陽詢之楷書，以行筆險峻，整飭著稱，歷代書家皆奉之為典範，宋代姜夔對此碑猶為贊賞，謂其優於《醴泉》。敦煌藏此拓本與坊間流傳之宋代拓本亦有迥異。

柳公權書《金剛經》(P4503)，為一卷裝拓本，此卷首尾完整，紙墨如新，首尾題名《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卷尾有題記五行，署曰：「長慶四年(公元824年)四月六日，翰林副書學士朝議郎，行右補闕，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柳公權為右街僧錄準公書，強演，邵建和刻」，此卷為橫石拓本，每行二十字，是柳公權為長安西明寺題寫之碑銘。該碑毀於宋代，後世多見傳拓，極負盛名。此碑為晚唐，柳公權五歲之代表作，精力充沛，神采煥發，表現出筆鋒剛健俊秀，於堅挺勻稱之中，見其瀟灑之風采特性，有一氣呵成，全局照應之功力。這個拓本可稱純正楷書之模式，他的筆勢，已無一字留有篆隸之餘法，完全摒棄顏真卿尚存之蠶頭燕尾，波折提頓，隸法進楷之形態，誠一發展也。因此，可以說柳公權的書法，是唐代楷書發展的一種定勢。所以說這個拓本極為重要。

唐太宗書《溫泉銘》(P4508)，為行書剪裝拓本，共存50行，為唐拓，唐祿，有初唐《永徽四年》的題記，乃唐太宗御筆，書於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內容為贊頌溫泉之碑刻。唐王李世民酷愛書法藝術，其書駢麗圓勁，雍容大度，有明顯的二王書風，此碑久負盛名，已成寫學書之範本。以行草書體刻碑，唐太宗為第一人。

(三)寫卷中古帖臨本

寫卷中見存王羲之十七帖臨本三件，為《龍保》、《瞻近》、《旃罽》三殘片，係十七帖中第三、七、十四段之片斷。均為唐代臨本。王羲之真跡，古時已蕩然無存，而所見者皆為後來各時期之臨本，最早的臨本，當視之更為珍貴。如今，所見者多為宋以後之臨摩，而唐代之臨本，存世者不過十餘件。此三殘片當又為其增輝。

「瞻近」，「龍保」，「旃罽」是王羲之十七帖書信中開頭二字。這是王羲之寫給其好友益州刺史周撫的書信，《瞻近》表示希望與其結鄰友好的願望。《龍保》帖則表達對眾從兄弟的問候，盼望相見的心情。《瞻近》帖部份殘損，而《龍保》帖只存數行，筆法相當純熟，牽絲轉筆，鋒棱畢現。「旃罽」帖只剩後半部份，共四行較前二段更具神韻。此三臨本為一人之手跡，都可稱精品，無論章法、筆勢、氣韻都保持了人們印象中王羲之的筆法和情趣，並不遜於唐人其他高手之臨本。

另 P2544 卷中有「蘭亭序」全文，係經生所書，雖書體不佳，但可見王羲之作品已在民間廣為流傳矣。

(四)寫卷中的書法理論

關於書法理論的寫本，見之寥寥，可能尚未發現。目前見有二殘卷，亦頗令人注目。一為P3036號，有一論述寫字方法的殘卷，首尾均殘缺，全文不可得，殘泐中尚存「行墨跡，為講述寫字規律，對寫字的「結體」，「書勢」列舉許多禁忌，如筆劃比例關係，粗細，長短，寬狹，字與字的大小關係，都有詳盡和精辟的論述。此文并非諸名家之書論傳本，乃民間傳抄之寫字方法論。為一件不知作者的寫字經驗之談。但其中引用了王羲之「筆勢論」的語句原型。

另一件為王羲之「筆勢論」殘卷(P5背)為傳說的王羲之書論「筆勢論」十二章的片斷，全文已不可辨，只留序言之前數十字。此卷係在一回鶻文字寫卷背後發現，書寫時間當是五代末至宋初之間，至少可以證實，在宋以前，王羲之「筆勢論」已經傳抄於民間了。

(五) 童蒙讀物

在遺書中，有許多古代啓蒙性識字和書法課本。為數最多的要算《千字文》的寫本了。據統計：敦煌寫卷中，有《千字文》的寫卷31種。衆所周知，《千字文》乃南朝梁周興嗣撰，他選王羲之遺墨中，不同之一千個字，編成四言韻文，敘述社會、歷史、倫理道德，日用器物等知識，內容精練概括。這個作品亘古千年，經久不衰，為兒童啓蒙之語文讀物。而歷代書家，均書寫之，以表現各自的書法才能，異彩紛呈，傳諸後世。至今傳世之千字文，有數十種，成為群衆臨寫的範本，在敦煌寫卷衆多的寫本中，唯貞觀十五年（公元641年），署名蔣善進之真草合書之寫本最為精彩（P3561）。此卷亦為殘本，僅存34行，遺170字，顯然是臨摹智永禪師之寫本。其形式、運筆、結體，與永師無殊，字體端莊規範，純熟流暢，圓勁秀潤，純為初唐之書法風範。

除此之外，啓蒙性讀物還有很多，如：《開蒙要訓》、《新商略古今字樣提其時要并行俗釋》、《雜集時用要字壹千叁佰言》等等，都是民間流行的識字課本，為手抄墨跡，有的并不十分工整，但屬於民間俚俗之書法範疇，可從中窺知古時民間書法及書法教育狀況。

(六) 寫卷中硬筆書法

敦煌藏卷中，硬筆書法很多，其中有漢文、梵文、粟特文、吐蕃文、于闐文、回鶻文等。其實，從許多資料看，硬筆書法早於毛筆書法，敦煌所存古時硬筆書法作品，以粟特文寫本為最早。斯坦因於1907年在敦煌西北，一個烽火臺內，發掘出「封硬筆書寫的粟特文信函。專家們判斷書寫時間不出公元二世紀末。漢文硬筆寫卷也存在一些，書法水平都不佳，但也有一定的硬筆書法趣味。說明我國硬筆書法自古就有之，以木筆或筆筆所書。因此可知硬筆書法，并非始自近代之鋼筆和鉛筆。

(七) 民間寫字的創造

在寫卷中，有些墨跡與上層士大夫書法趣味截然不同，反映出庶民階層，無拘無束，自由率意，發揮創造的書體。字形與寫法，與宮廷官署，文人大相徑庭者，屢見不鮮。這裡面有簡筆字，合體字，異體字，代用字，亦見有時代特徵的避諱字。還有各類的標點符號，校勘批注符號。甚至還有美術字，組字畫，類似雙鉤的圖案式字形，勾勒之中繪以花紋。也見有用文字組成的寶塔組字畫，回文詩等等，以文字做為遊戲的內容。足見古時民間書寫形式和內容是非常豐富、生動、有活力的，充分體現了先民的書法藝術才能。

(八) 篆刻

篆書在遺書中所見極少，只見兩個卷子（P.4702, P.3658），為篆書《千字文》之殘片，一片為七行字，一片為五行字。兩殘片原為一卷，明顯出於一人手筆。筆法古樸自然，圓轉合度，比較規範，為甚有功力之佳作，不知出於何人之手，源於何帖，篆書旁還注有楷字對照，以便識別。

在遺書中，還有一部份歷代印鑒，反映出當時的篆刻藝術。這些印鑒，均見於官署文書，為歸義軍時期的敕牒，狀文之鈐記，押印於公文之首尾，表示職權和等級，諸如：《歸義軍節度使之印》、《瓜沙洲大王印》、《沙洲觀察處置使之印》、《瓜洲團練使印》等等，這些印鑒，繼承了漢印的傳統，印文盤曲，整齊而不呆板，誇張參差，布白寬博，雍容古拙，篆法相當規範，反映了當時官職制度及篆刻藝術。唯僅見於公章，未見私印。

（九）少數民族文字寫卷

少數民族文字寫卷，數量甚多，也是敦煌寫卷的一大特色。敦煌為我國西北毗鄰西域之重鎮，歷史上也曾被多種民族佔據。因此，在遺書中匯集了多種民族寫卷，最多的是吐蕃文寫卷，其他有梵文、粟特文、回鶻文、于闐文、西夏文等。寫卷還有幾種文字對照的，可見當時這裡的僧侶活動，是多種語言文字混雜使用的。這其中有的文字是古代文字，今已廢棄，尚未全部有人通識，國內外學者正致力研究，但困難較大。這些少數民族文字。多數用硬筆，也有用毛筆寫的，相當工整流利，富有節奏感和獨特的審美情趣，這其中的奧妙，尚待研究。

（十）絹畫題字

隨同寫卷發現的，還有一些寺院收藏的絹畫、經幡、器物等。這上面均有題字，有的也和寫卷同樣形式，卷軸收藏，這些題字工拙不等，除少數精良外，大部為畫工信手所書，有古樸稚拙之鄉土氣息，雖係民間創作，但也是敦煌書法的一個方面。

四、寫卷的書體與行變

綜覽敦煌墨跡，極足珍貴的一點，就是它比較翔實、清晰地反映出我國漢字衍變的脈絡和發展的軌跡。現存之寫卷，其時間跨度，相當長遠，前已述及，它始於西晉，擴於北朝，盛於隋唐，終於五代、宋初。歷時八個世紀，熟悉書學史的同志，就會理解，這八個世紀是漢字發展史的關鍵時期。從性質上說，它是繼秦漢之後，漢字從象形符號進入表意兼標音符號的階段，由具象變成抽象，由抽象再進化成意象的階段。具體地說，就是從隸書過渡到楷書的嬗變時期。

隸書，是篆書進化的結果。它是將篆體圓轉的筆勢，變成方折的一種書體。至此，中國漢字的基本形態——方塊字，得以確立。隸書的形成，給人們的書寫方式提供了方便。但是它最早的結構形態，還未脫離篆書的束縛。這一點從漢簡和帛書「篆隸合參」的書法形態中可以得到驗證。在從篆到隸的過程中，可以看到這一發展的軌跡。但是隸書也并非盡如人意，它四平八穩，波折提按趨於呆板和程式化，寫起來亦够麻煩。為此，在晉魏南北朝時期，人們就探索尋求一種變革，希望把不够簡捷流暢的隸書規範化，使其易於書寫。於是就逐步產生了創造楷書的要求。在楷書尚未定勢之前，亦存在著一個「隸楷合參」的時期，而且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醞釀時期。這個變革過程，是一個新舊書體交替，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敦煌遺書，在隋唐以前的墨跡，充分地給人們揭示了這一時期的變革實況。

敦煌寫卷的書體，從全部寫卷的紀年排列看，大致可以如此分期：

(一) 魏晉南北朝時期(公元 305—580 年)

這個時期，始自西晉，經十六國、北魏、西魏，至北周，為時約 200 年。這期間的敦煌藏卷，其書體，可謂漢字書體發展的一個「轉型期」。即從隸書過渡到楷書的萌發轉化階段。此時的書體比較單一，是以隸書為母體的不甚成熟之楷書模式。這 200 年內的寫卷中先後出現了兩種形態：

(1) 隸楷型——當是漢隸、簡牘之餘緒。以北涼時期書體為中心，方筆體勢為其主要特徵。表現在橫劃起筆皆為由細至粗，有明顯的挑勢，末筆一捺，保留隸書的重按，其中字形尚遺隸書寫法，起筆出鋒，收筆下頓，有燕尾波勢。但又擺脫了隸書拘謹的分張之態，字型略扁，上窄下寬，每字皆有一重頓之筆劃，或橫、豎、或撇、捺，顯得穩健，富有節奏。這種以橫捺取勢的隸楷，純屬民間創造。在各家碑帖中，尚未有類同者，是一種古樸、自然、淳厚的形態。在西北地區有一定的地域和普及性。

隸楷型的代表作品有：

- ① 晉《三國志·步騭傳》(敦研 287)。
- ② 建初元年(公元 405 年)《十誦比丘戒本》(S. 797)。
- ③ 皇興二年(公元 468 年)《康那造幡發願文》(敦研 343)。
- ④ 北魏《大般涅槃經》(敦研 19)。
- ⑤ 興安三年(454 年)《大慈如來告疏》(敦研 007)。

(2) 魏楷型——是隸楷的一種進化，以北魏書體為中心，圓筆筆意是這種書體的特徵，結字方正，形態勻稱圓潤。筆劃的特點是，字呈扁平狀，起筆收筆皆無方角，橫劃與捺有輕微挑勢，有一定的波折。但不似隸楷那樣重頓。全字筆劃均勻，無重按重收之突出筆劃。這種書體，端莊凝重，富於活力，避免了呆板機械的成份。與同時代的南北朝時期碑刻、墓志銘有酷似之處。此即今人稱之「魏碑」書體。為此，我們將這一類型書體稱為魏楷型。

魏楷型的書體時間較長，跨經北魏、西魏，及至北周。形態也多種多樣，流通的地域也較廣泛。書法史上有南朝與北朝之分，但都向楷書繼續過渡。在敦煌寫卷之中，發現有南朝僧人帶到敦煌的寫本，比較端正，圓潤娟秀。而敦煌本地寫本就顯得幼稚呆板。看來，還是中原內地較之敦煌發達進步。

魏楷型的代表作品為：

- ① 正光二年(521 年)《大方等陀羅尼經》(S. 1524)。
- ② 天監五年(506 年)《大般涅槃經》(S. 81)。
- ③ 《北朝寫本佛經》(P. 4527)。

魏晉南北朝的寫卷，以楷書為主。雖然這個時代已經產生行書和草書，但是敦煌反映卻比較遲鈍，行書和草書的寫卷甚少。

(二) 隋唐時期(公元 581—780 年)

這個時期始自隋，經初唐，至盛唐，為時亦約 200 年。此時期，可謂楷書的定型期，即正楷確立，隸、魏之餘

緒逐漸消失。以楷書大家褚、歐、顏、柳為楷模的正楷書法，強有力地影響了全社會。周正、端莊、圓潤、方飭的楷書形態基本定勢。但楷書的風格還是多種多樣。這些名家的生根土壤還是民間。敦煌寫卷中就有些楷書酷似四大名家，但時間却先於名家。其中一些楷書作品面貌清新獨特，甚至有超越名家功力。

隋代時間雖短，但在敦煌，却是一個佛教文化興盛時期。書法亦然，上承魏晉南北朝轉型蛻變之遺風，下開唐代宏圖擴展，趨向繁榮、規範的局面。此時的寫卷，風格是以樸拙與綺麗相濟，匯集南北各派之優勢，凝聚成正統的，以楷書為中心的書法。

進入唐代，是中國書法的黃金時代。此時國勢強大，社會經濟、文化藝術等各方面都進入繁榮的高潮。書法名家輩出，全社會的書法意識逐浪升高。除楷書迅速猛烈發展，形態已經完美定型外，寫卷中行書和草書亦有空前的發展。行書和草書的形態、結體，是以二王的模式為中心，但並未受二王的羈束，靈活多樣，神融筆暢，各有姿態和風貌，逐漸的得到全社會的承認，並規範化，形成了一定的法度。總的看來，行書還是以王羲之的《蘭亭序》、顏真卿的《祭侄稿》為基本模式。草書則以孫過庭的《書譜》為基本模式。全社會雅俗共賞，約定俗成，形成了隋唐時期書法藝術的高峰。

敦煌寫卷，在隋唐時期亦和社會上的其他文化同步發展。這個時期寫卷，質量高，數量大，視野寬闊，內容豐富。其中出現很多精品，無論在用筆、結字、章法佈局上，都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隋唐時期敦煌的寫卷代表作品為：

- ① 隋大業四年(608年)《大般涅槃經》(P. 2117)
- ② 唐開元二十三年(735年)《閱紫錄儀》(P. 2457)
- ③ 唐《太玄真一本際經》(P. 2170)
- ④ 唐《高適詩選》(P. 3862)
- ⑤ 唐《衆經別錄》(P. 3848)
- ⑥ 唐《文心雕龍》(S. 5478)

(三) 吐蕃至宋時期(公元781—1006年)

這個時期，始自中唐的德宗建中二年(781年)，為吐蕃佔領敦煌，及張曹氏歸義軍時期，經晚唐、五代，又延至西夏統治時期，直至藏經洞封閉為止，時間約兩個半世紀。這段時間的敦煌書法有如下特點：

(1) 各種書體已經成熟定型，漢字的寫法已成為以楷書為中心，以行草為輔的標準形式。寫卷的體勢亦多樣化，但質量明顯下降，紙質、裝璜、注釋、校勘都不及前朝認真、工整。多見潦草拙劣的寫本。這個時期的壁畫也逐漸在用色、佈局、表現上趨於單調、程式化、簡單化。這可能與政局不穩，社會動亂有關。寫經人大多為農民、手工業者，他們身受水深火熱的階級與民族壓迫，只能寄希望於宗教，以求精神上的解脫，因此僱人寫經以積功德。所以這個時期的寫卷數量雖多，但質量不高。

(2) 這個時期的行書特別發展。表現於社會文書、民間的實用書寫，如課本、書儀、契約、藥方等。特別是官署及軍營的牒狀、帳籍，大多用行書，書體相當流利和規範。也有一些寫卷行草摻合，雖縱意而不失法度。還發現有些純正的草書寫卷，如《因明入正理論》(P. 2063)《妙法蓮華經·明決要述》(P. 2118)等，筆劃簡約、

定型、平順、勻稱，結體嚴謹，而且秀媚纖巧，疏密有致。堪稱精絕之佳作，與今草之標準寫法，已基本相似。後期代表作品爲：

- ①張議潮書封常清謝死表聞(P.3620)
- ②曹元忠狀二通(致迴鶻可汗)(P.2155)
- ③《因明入正理論議疏》(P.2603)
- ④衆經別錄(P.3848)
- ⑤沙洲百姓狀(P.2063)

五、結語

綜覽敦煌寫卷，瀚海無涯，深遠莫測，的確是一個書法藝術之淵藪。盡管其沉睡千年，但這千姿百態、絢麗變幻的墨跡，仍然熠熠生輝，給人以新穎之感。觀賞之餘，撫案沉思，這些寫卷的歷史價值，藝術特徵，究竟何在？筆者於千頭萬緒之中，初步總結幾點，僅奉讀者參考：

(一)史學價值

敦煌寫卷，其史學價值，最足以珍貴的一點，即它是歷史遺存的實物。數以萬計的先民遺墨、爲文字學，書法史學提供了翔實可靠的證據。跨越了漫長的歷史空間，使現代人可以追溯一千年以前，先民們在各個朝代，社會生活中，在文字書寫活動中，攀登過的階梯。從文字的結構形態，各種書體的變異，特有的異體，俗寫字形，用筆方法，章法佈局，書寫形式，以及達詞造句，看各時期的風貌和特徵，以及原始的書法藝術思維形式。

敦煌寫卷的發現，給中國書學史填補了一個重要的空白。過去書法的「正史」，把各種書體的發端，都說成是某個人的創造，而且世代相襲，牽強附會，含混不清。特別是楷書的形成和出現，十分唐突。在漢隸之後，突然出現了以鍾、王爲代表的，相當成熟的楷書和行書，這中間似乎缺少過渡時期，轉化性的作品。而現存的大量敦煌早期寫卷，完全可以說明問題，彌補了這個斷層。其實，任何書體的形成，都是經歷過漫長醞釀時期的，是必須有一個逐漸過渡、完善的過程。敦煌寫卷還有力地說明群眾是創造文化的主流。中國書法史的視野不應只局限在帝王將相方面，在文人，士大夫所創造的文化背後，還是別有洞天的。

(二)佛教與書法

佛教於東漢末期傳入我國。當時，盡管我國在哲學思想，文化藝術上已十分發達，但在文字、書體的形成，書寫形式上，尚未成熟。從南北朝起，佛教大興，寺院林立，信奉佛教人愈來愈多，當時風尚，把寫經視爲功德，於是全社會掀起了以寫經爲中心的群眾性的書法活動，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上自帝王，中至官署，寺院，下至黎民百姓，皆潛心投入，浸淫成風。這就促成了漢字的文字改革和多種書法風格的形成。因此，可以說佛教和書法，是個因果關係，佛教的傳播，促進了書法的形成和發展，書法的流傳，也促進了佛教的興旺，繁衍。當然，中國書法的興起也不完全依賴於佛教，但從現有的資料看，佛教的因素是巨大的，如：絕大部份傳世之碑帖，摩崖，刻經，以及其他書法作品，其題材內容屬於佛教範疇。歷代許多赫赫有名的書家出身於僧

侶，如智永、懷素，直到後世的石濤、朱耷，這說明僧侶在書史上有過重大貢獻。另外，就從二王、鍾、張，直到顏、柳、歐、趙的作品，所書碑銘，內容也多屬於佛教題材。而大量的敦煌寫卷與佛教之關係，更是不言而喻的。

(三) 民間性。

敦煌寫卷為古代民間書法大成，其主要之特徵就是具有民間性。所謂民間性，就是有濃厚的地域和鄉土特色，就是區別於官府貴族文化，就是風格多樣，為人民大眾喜聞樂見。因為這些作者都是不見傳名，地位卑賤的平民百姓，他們受上層文化影響有限，有充分表現自我之餘地，把寫卷變成抒發個性、自由創造，盡意發揮情感的天地，於是就形成令後人折服的藝術精品，這些作品，或為變形稚拙，追求自然古樸，或為雍容寬博，追求肅穆端莊，或為娟秀嫵媚，追求圓潤整飭，或為勇猛雄健，追求跌宕險峻等等，不一而足，因此寫卷表現得自然，質樸，不矯飾做作，不故弄玄虛，生機蓬勃，簡單易寫，並且發陳大膽，不受甚麼法度約束，形成與宮廷，士大夫書寫截然不同的風貌。

(四)、實用性

敦煌寫卷作者，多為一般庶民，或係被人僱用的寫經生。繕寫文字的初衷，並無書法表現意識，純為實用。因此，簡便，易寫，易識，整齊，規範，是其主要目的和原則。但熟能生巧。久書成藝。盡管沒有明確的表現意識和藝術目的，不論自覺與不自覺，其中都進入了藝術創造，蘊藏着極為豐富，質樸的審美趨向，得到了極佳的效果。每件作品的寫法都不雷同。由此，可以證實，古人寫字雖然實用先於審美，但意蘊充盈，終歸成為後人贊嘆的藝術品。其實，名家也是如此，顏真卿、柳公權在為朝廷，寺院書寫碑文，也首先出於實用，為內容服務，也未料到他們當時的作品為後世作為欣賞的藝術瑰寶，或臨池之範本。

(五) 調和共濟

中國的文化藝術，向來有雅與俗之分。如音樂有「雅樂」，「俗樂」。美術有宮廷和民間之分。二者長期共存，共相補充，兼容並蓄，構成整體的民族文化，而敦煌寫卷，可謂「俗書」，它與官方的書法，即今日所謂的「法書」、涇渭分明，它是庶民文化，有自己的書寫風貌和情趣，在改朝換代中，傳遞變異，形成自己的規律與體係，並且承前啓後，代代相傳。但是，兩種渠道，在歷史的進程中，並非不相關地獨立發展，而是互相滲透，相輔相成，凡有卓識的名家，常在民間吸取營養，而民間也以上層書家作品為楷模。這樣不斷地交流調和，使書法藝術溶為一爐，創造出大量傳世杰作，調和共濟，百花爭艷。

(六)、關於美學的思考

毫無疑問，研究敦煌寫卷藝術，最終還是應歸結到美學的高度，用美學的理性去思考問題，筆者在這方面尚無確切之見地，因有幾點朦朧的看法：僅供美學家思考：

①筆者總覺得，寫卷中有一種，在士大夫階層中，即文人的書法中看不到的氣息，它有一種頑強的個性和生命力，盡管出自古人，雖埋沒了千年，但一露真容，却傲然挺立在萬花叢中，格調清新。有如我們欣賞民間年畫、布老虎、木偶、皮影戲的感覺。

②寫卷中不同的內容，不同的身份，寫出的字形風格迥然不同。比如：繕寫佛經用恭正之楷書。注疏、釋

文等屬於評論注解性質的寫卷，就可以放松隨便一些，甚至可恣意發揮，因而多見行、草書體。官署及寺院文書，屬於例行公事，就寫得靈活草率，大字雄健、粗獷而缺乏文雅。一些軍營文書，如歸義軍時期的關防牒狀，或軍事上的書信，則書寫得雄強勇猛、大刀闊斧，頗具武夫之豪邁性格。一般儒家典籍則寫的嫺熟娟秀，溫文爾雅，有書卷之氣韻。這些不同的面貌，反映出各階層，各行業各種內容不同的審美情趣和時代的特徵。

③敦煌寫卷在人們的審美情趣上，還有一個與欣賞壁畫的同步現象。那就是人們更喜愛的是早期的作品。人們覺得那些有隸味的楷書與壁畫，有異曲同工，珠聯璧合之妙。在欣賞書法時，為甚麼對楷書形成之前的寫卷，對那粗獷執着，雅拙的書體，那麼傾斜和鐘愛，為甚麼對早期壁畫，更有興味，這種在審美意識上，書法與繪畫的偶合，是人類審美情趣的回歸？抑或現代人與古人審美意識的反差？還是人類創造各種藝術的同步趨勢？這是很值得深思的一種現象。

目錄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S. 4209	唐 咸亨二年(公元 672 年)	彩色版
佛說大藥善巧方便經	敦研 336	唐	彩色版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敦研 032	唐 天寶十五年(公元 756 年)	彩色版
說苑・反質篇	敦研 328	唐	彩色版
敦煌寫卷書法鈎沉			一

東晉十六國

三國志・步騭傳	敦研 287	晉寫本	一
十誦比丘戒本	S. 797	西涼建初元年(公元 405 年)	四

南北朝

大慈如來告疏	敦研 007	北魏興安二年(公元 454 年)	八
康那造幡發願文	敦研 343	北魏皇興二年(公元 468 年)	十一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敦研 323	南齊建武四年(公元 497 年)	十三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一	S. 081	梁天監五年(公元 506 年)	十八
佛說觀佛三昧海經	P. 2078	北魏	二十
道行般若經	P. 4507	北魏	二十五
大般涅槃經卷如來性品	敦研 019	北魏	三十
維摩義記	S. 2106	北魏景明元年(公元 500 年)	三十一
成實論卷第八	P. 2179	北魏延昌三年(公元 514 年)	三十六
大方等陀羅尼經	S. 1524	北魏正光二年(公元 521 年)	四十
法華經義記	P. 3308	西魏大統二年(公元 536 年)	四十三
東都發願文	P. 2189	西魏大統三年(公元 537 年)	四十七
大比丘尼羯磨	S. 736	西魏大統九年(公元 543 年)	五十一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一	S. 1945	北周保定五年(公元 565 年)	五十五
十地義疏	P. 2104	北周保定五年(公元 565 年)	五十七
仁王般若經序	P. 3471	陳天嘉六年(公元 565 年)	六十一
佛說生經	P. 2965	陳太建八年(公元 576 年)	六十三